

绿色慢行生力军

认同共享单车将成为趋势引领的,还有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、上海市城市规划咨询专家潘海啸。他介绍,在欧洲、北美、日本等地,电单车非常流行,正被热捧。它受欢迎的原因是降低了单车的使用门槛,让那些体力不佳的人群、辛苦了一天的上班族,都无需再担心骑车带来的劳累问题。另外,电单车大幅扩展了单车的使用范围,让人们可以在更长的距离上使用,以前不骑车的人也开始使用电单车出行。

潘海啸说,共享单车有了电源,这让它与普通的共享单车相比,有了各种功能拓展的可能。例如,电力可以支持车身的定位设备更频繁地与卫星通信,App上以及电子围栏的GPS定位可以更准确;电力可以让电单车实现更多的智能化,例如,可以有显示屏,可以有语音提示,可以在电单车前后装上探头以改善安全和记录事故。

如今,经过多年发展,电单车在欧洲各国的销售量仍然以每年10%-30%的速度增长,并已经从出行领域延伸到运动领域。而在中国,据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提供的数据,2016年全国销售的单车为2000万辆,而电单车为3500万辆,明显高于前者。

中国的某些区域,正是共享单车最好的舞台。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付彦告诉记者,在山城重庆,太多的坡道对单车本来是没有使用需求的;但共享单车的出现,让这种需求从无到有。“重庆是非常适合发展共享单车的,但目前的问题是需求,无路权。”她说,由于之前在城区的山地地区并未规划过自行车道,现在共享单车要进入,就面临无路可走无处可停的难题。因此,她建议共享单车

共享电单车,你真的懂?(下)

◆ 王煜

车企业要和区域政府交流合作,先从交通规划上解决上述问题,然后再进行投放运营。

潘海啸认为,在上海这样的平原地区,即使在中心城区,共享单车也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他并不认为共享单车只适用于上海的郊区,或者3公里、5公里以上的出行场景。“电单车在提升骑行体验上有更多的想象空间,对出行方式的自主选择权应该交给用户,而不应该由某个部门或组织来框定。”

在他看来,共享单车本应该成为共享单车行业的榜样,现在发展却受到了限制,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他说,事实证明,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制造出质量领先世界的电单车;而他相信国人的智能管理好和用好共享单车。

“上海这样的巨型城市有着巨大的人员流动性,也就需要对出行进行非常精细化的管理,为绿色慢行提供而更多的可能性,这也才符合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要求。”潘海啸说。

链接:共享单车,被念了政策紧箍咒

近年来,互联网租赁自行车(俗称“共享单车”)快速发展。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全国共有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30多家,累计投放车



■ 在上海这样的平原地区,即使在中心城区,共享单车也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

辆超过1000万辆,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,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。但同时也存在车辆乱停乱放、车辆运营维护不到位、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、用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、部分区域过剩等问题。

这是5月23日交通部2017年第五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。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,交通部5月22日发布《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做了相关规定,明确要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使用者应实名制注册、使用,运营企业为用户购买保险,鼓励运营企业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。据悉,下一步还将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共同商议、联合研究制定失信惩戒备忘录,共同组织实施,同时适时制定基础通用类国家标准。

在交通部发布共享单车征求意见

见稿之前,全国共有七个城市也陆续出台了监管意见的征求意见稿,将城市共享单车纳入规范化监管。

北京 设定投放数量上限

北京市的共享单车《意见》明确了共享单车不能无序发展,区政府应设定辖区最大投放数量,对共享单车总量进行控制。企业投放车辆要安装卫星定位装置,必须在本市开立企业资金专用账户等。

上海 单车使用年限为3年 12岁以下禁用

上海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年限、服务运营、使用者身高和年龄等做出了规定,具体包括,须加装车载卫星定位装置,强制三年报废,年龄满12岁、身高在1.45-1.95米之间才可以使用,投入车辆总数以不低于5%的比例配备车辆维护人员。

深圳 将设立单车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

深圳明确提出车辆投放规模与全市或者区域设施承载能力、市民出行需求及企业线上、线下管理水平等相适应。目前,深圳还在研究制定共享单车运营服务标准,其中包括市场准入标准以及退出机制,同时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,管理服务能力跟不上的企业或将被清除市场。

天津 每万辆共享单车需配备不低于50名服务人员

天津市的暂行办法中规定,在

天津市提供互联网自行车租赁服务的企业,应在天津市设立服务机构,应当具备与其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线上线下服务能力、固定办公场所、运维技术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,每1万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配备不低于50名服务人员。

海口 损坏共享单车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

海口市明确表示,使用者故意损坏、篡改二维码,盗窃共享单车或者违反道路交通通行有关规定违规停放自行车的,由公安机关、城市管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法处理,并将其违法违规信息纳入个人信用记录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郑州 推出第三方管理平台管理乱停放问题

郑州公交部门与相关科技公司联合研发,推出名为“单车之家”的共享单车管理平台。“单车之家”支持手机扫码和公交IC卡存取车双模式,使用一张IC卡即可完成单车和公交、地铁等公共交通的换乘,将极大方便市民出行。同时,“单车之家”也是一个共享平台,支持各品牌共享单车兼容共存,平台不仅可以对接入系统的单车进行集中管理,还可以根据公交客流数据统一调配单车投放,提高单车利用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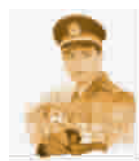
厦门 拟设置共享单车禁停路段

据厦门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透露,目前岛内已经新增101个单车停放区,志愿者会引导市民将共享单车、自行车放在指定区域。同时,志愿者将实地调查,针对停放习惯、停放高峰等进行摸底。下一步,有关部门将根据调查数据,合理设置停放区。城管部门将考虑在一些特定道路、区域设置禁停区。还有一种方式是设置禁停时间,比如一些道路在交通高峰时段不得停放共享单车。

摘自《新民周刊》

真相推理师:嬗变

呼延云



29.左撇子

“既然凶手活动的区域锁定了,那么他应该就在徐诚、王军和侯林立这三个人之中。”郭小芬说,“而凶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,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——他是个左撇子。”“左撇子?!”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。“没错,左撇子。”郭小芬说,“刀是从陈丹的右乳右侧切入——蕾蓉姐,我说的对吗?”蕾蓉点点头。

刘思卿:“你的推理是正确的,凶手的确是个左撇子!”“犯罪本身是一种疯狂的行为,所以再冷静的凶手,作案时也会暴露出本性。”郭小芬说,“现在只要我們看看徐诚、王军和侯林立这三个人谁是左撇子,就可以知道凶手是谁了。”大家都有些困惑,对三个人谁是左撇子,他们都没注意观察。

郭小芬一笑:“香茗,你还记得在莱特小镇勘察现场的那天晚上,潘大海对你发起突然袭击时,用电筒照你的眼睛,当时手电筒在他的哪只手里吗?”林香茗稍微一想,就回忆起来:“右手。”“一个人,两只手都拿着东西时,更重要的一件东西应该拿在最常用的手里。”郭小芬说,“潘大海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用电筒照你的眼睛,而是——”“左手!”林香茗恍然大悟,“他是要用左手拿着的棍子攻击我!”

郭小芬说:“我还观察到,当时攻击我们的所有保安都是左手执棍,可受伤后他们都用右手捂伤口,这就说明,他们使用左手,仅仅是受训练时的习惯——是跟教官学的。”“谁是他们的教官?”马笑中激动地问。郭小芬说:“潘大海上次回市局销号时,我问过他,谁是他们的搏击教官,他的回答是——王军。”刘思卿摇摇头:“这个推理确实很精彩,但不能证明他在昨天夜里杀死了陈丹啊。”

“昨天夜里那个凶手,也是左撇子。”郭小芬说。“什么?”刘思卿很惊讶。郭小芬说:“你们还记得吗?前几天晚上,有个人曾经执刀闯进小白楼,来到陈丹的病房,想杀害陈丹,结果被潘秀丽吓跑了。我当时仔细地看了那两扇玻璃门,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,左边好的

那扇门平安无事,而右边坏的那扇门向楼门方向倾斜得很厉害。这是怎么造成的呢?”她一边比划一边说:“人遇到两扇门时,一般都会推习惯用手的那一侧,如果这个人习惯用右手,他进楼时推的应该是右边的那扇门,那门坏得太厉害了,即便一推之下没有倒,那么也应该朝楼门的反方向倾斜;而如果这个人习惯用左手,他进门时推的是左边那扇门,而出门时,依然伸出左手,推的应该是右边那扇门,导致这扇门向楼门方向倾斜——恰好和现场的情况吻合。”

郭小芬接着说:“而昨天晚上杀害陈丹的凶手,我敢肯定地说,他和闯进小白楼的执刀者是同一个人!因为我刚才观察那两扇玻璃门,发现右边那扇门没有任何倾斜现象,他进门时伸出的是左手,推的是左边的门……”

“这只能说明他是左撇子,不能说明他和闯进小白楼的执刀者是同一个人啊。”刘思卿问。郭小芬冷冷一笑:“可是他出来的时候,推的依然是左边的门。”所有的人都怔住了。

“如果凶手仅仅是个左撇子,他出来的时候,应该推右边那扇门才对啊,可是他推的依然是左边的门,这只能说明一点——这个家伙知道右边的门是坏的!”郭小芬说:“只有来过小白楼的人,才知道右边那扇门是坏的。在来宾登记簿上,登记了所有探望过陈丹的人——包括那个贾魁在内—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左撇子。而那个执刀者用左手,不知道右边的门也是坏的,结果差点把门推倒,昨天的杀人者也是用左手,却已经知道右边的门是坏的——这难道还不够说明,他们两个,其实是同一个人吗?!”

“我有一个问题。”一直沉默的蕾蓉说话了。“请讲。”郭小芬说。

“我仔细地听了你的推理。你总结的凶手特征有三个:1.他住过莱特小镇的‘临时居所’;2.他进过小白楼并知道右边的门是坏的;3.他是个左撇子。而具备这样条件的人,普天之下只有王军一个,他住过莱特小镇的‘临时居所’,进过小白楼,知道右边的门是坏的,而且是左撇子——这个推理是严密的。”蕾蓉说,“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把凶手和王军画上等号,我想还缺乏一个最重要的东西,那就是证据——尤其是物证。”

37.回到戏校

“选最好的演员当最好的老师。”是当年上海戏曲学校办学之初,身为校长的周凤璋坚定不移的信念。周校长的这一办学理念直接施惠于张洵澎她们这群学生。

1979年戏校恢复了,教学工作全面开展之时,周凤璋的信条依旧毫不动摇。袁雪芬这边在不遗余力地搜罗有经验的戏曲教学人才,那一边,周凤璋也在为“师资”愁得夜不能寐。此刻,他首先想到了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张洵澎,于是,急于找袁雪芬要人了。

袁雪芬爱才如命,六年的共事,虽然时间不长,就私人关系而言,也已是非常融洽的了,于公于私,袁雪芬当然不肯轻易放走张洵澎这个难得的人才,可是考虑再三,虽说张洵澎在越剧院干得很出色,毕竟是当年戏校“昆大班”的尖子生,放张洵澎回昆曲舞台,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。虽然百般不舍,她最终还是决定“放手”。不过,她和周凤璋谈起了条件。双方经过一番“讨价还价”,周凤璋拍板,在戏校给袁雪芬开两个越剧班,并答应张洵澎回到戏校以后,继续兼任越剧班的教学工作。

回到戏校,张洵澎更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培育下一代身上。担任教学工作30多年,从张洵澎的教室里走出来的优秀演员层出不穷,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各地昆曲院团的领导和顶梁柱。戏校的领导和张洵澎的同行都说:“阿澎手里的学生,成材率特别高。”张洵澎也以此自许:“有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,十个里面有两三个成材了,这也算不错了,若是有一半有点名堂那就已经算是很好了。但我的要求是,凡是跟着我张洵澎学的,有一个是一个,都要是人才。”张洵澎之所以给自己订下如此严苛的条件,一是出于对自己艺术的自信,同时更是对学生的负责:“学戏不容易,又苦又清贫,孩子到你这里来学,是信任你,你不好好教给他们艺术,也是对不起他们。”不过张洵澎又强调,所谓的成才,并不是说个个都要做主角。毕竟每个人的演员禀赋不同,舞台上也需要不同的行当。“但,你就是一个配角,也要有自己的风格特

色,要是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,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人肉道具。”张洵澎对于成功有自己的理解。所以,张老师的学生,无论主角配角,只要往台上那么一站,总能让人记住——这就是本事,是老师本事,也是学生的幸运。

张洵澎敢说“大话”,是有原因的。熟悉张洵澎的人有时候会开玩笑说:“阿澎,你的眼睛真是毒。”说张洵澎眼睛“毒”,是因为她会挑人。这点张洵澎并不否认,她说,小孩子往我跟前一站,不用几句话,我就能判断他是不是这块料,将来是哪个行当的。这点自信,来自于张洵澎对于舞台的熟悉,也来自于她对于艺术的鉴赏能力——这是一通百通的,就好像张洵澎无论是穿着、饮食,都那么精致妥帖一个道理。

说起选人才,人们也不得不佩服张洵澎的专业眼光。青年一代昆曲演员中最出色的两位小生演员——张军和黎安,当年都是张洵澎招进来的。张军在报考戏校之前,在学校一直是个文艺积极分子,常常在少年宫演出,用老师的话说“见过点世面”,人也比较灵活,所以对于招收张军,大家都没有太大的异议。而当当年把黎安招进来,张洵澎可是顶着一定的压力的。原来当年报考戏校的时候,黎安是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,性格内向,说话细声细气的,回答问题也是期期艾艾,看的老师们直摇头,差点在初试的时候就被刷掉了。可是,张洵澎却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男孩身上看到了一股“书卷气”。这股“书卷气”对于昆曲小生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,就如同大家闺秀的端庄,对于闺门旦的决定性作用一样。还有,就是张洵澎觉得,这个小男孩虽然不声不响,话语不多,但开口出来声音中有磁性,十分通透,骨子里又带着一份倔强。“学戏是很苦的,没有一点倔脾气恐怕很难撑得下来”。因为“书卷气”和“倔脾气”,尤其是听了他唱得“接过雷锋的枪”这首歌,张洵澎毅然拍板,这个孩子我要了。面对一些老师的质疑,张洵澎甚至拍胸脯立下了军令状——你们不要就交给我,我保证让他成才。当时的张洵澎大小也是学校“招生委员会”的成员,虽不能一言九鼎,业务上还是能做主的。

张洵澎的人生历程

秦来来 杜竹敏

